

白豆花儿 与红豆腐

◎宋扬

人间至味是清欢，白豆花儿和红豆腐就是我们那些年的美食清欢。

做豆花时，父亲减去了灶膛里多余的柴禾，让豆浆不再翻滚。母亲开始往大铁锅中均匀地洒石膏水。不一会儿，那一汪原本黄白的豆浆慢慢变得淡绿清澈了，松松散散的豆花也魔术般沉淀析出。母亲轻轻舀出一小盆白玉般的豆花儿。此时，柔弱的浆水，已经站立成挺拔的姿态。这座白玉一样的小山，就是我们的午饭。母亲双手捧起一个笊篱，在锅中反反复复不轻不重地按压，压实了，抄起菜刀横平竖直走几刀，那些豆花儿又蜕变成一方豆腐。父亲早已准备好一块新抹布，摊在大笊篱中。母亲捞出豆腐块儿，把它们逐一平铺在抹布上，那一方方“白玉”似乎瞬间明亮了四壁黢黑的厨房。

豆花儿只是“一顿鲜”，豆腐才是老家餐桌上经久抵事儿的。豆腐切片，菜籽油烧烫，煎成“两面黄”，能放十天半月不坏，做蒜苗回锅肉时放上几片，若绿锦上添金花。豆腐不煎，哪怕只是与白菜一道做成素汤，也清清爽爽。

豆腐舍不得全吃完，父亲还要留下一些做红豆腐。把大块的豆腐改刀，铺在洗净晒干的稻草上，再盖上一床厚棉絮，不出几天，毛茸茸的白絮便爬满了整个豆腐。父亲用筷子小心夹起霉豆腐，先过白酒，然后放进调配了盐巴、花椒面、辣椒粉的盆里轻轻滚几圈，一块乳白的霉豆腐就成了红豆腐。装坛，掺入熟菜籽油，密封好，等过年的腊肉吃尽，蔬菜也青黄不接时才取出一两块，闻着臭臭的，一筷头进嘴，却奇香无比。如果保存得当，一坛红豆腐能紧紧巴巴对付大半年，它恒久为我家大半年寂寥而寡淡的白饭着色，让生活多出聊胜于无的微弱色彩——父亲最是懂得普通人家过日子需细水长流的生活秘笈。

偶尔，也有敞开肚皮吃豆花儿的时候。外婆家在我们家坝上头的泡桐崖，不远，但那里地势高，渠水难上去。外婆家与我家恰恰相反——她家田少地多。地多，点的豆子就多。记忆中，每年冬天，外婆总要喊我们去她家磨两次豆子，不做豆腐，只为饱饱地吃两顿嫩豆花。父亲和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，夜幕降临了，才背着新碾的米匆匆赶去。父亲知道外婆家田少缺米，每一次，不用母亲提，父亲总把米背篓装得满满的。昏黄的油灯下，外婆、舅妈、母亲有一搭没一搭拉着家常，父亲和舅舅慢慢悠悠喝着土酒。老八仙桌上，滚烫的豆花冒着白气，凉了，端进厨房烧滚了再端出，接着吃……烟火暖身，豆花暖心，浑然不觉间，屋外已是白霜满天。

离合悲欢人回事，如今外婆早已辞了人世，舅舅因车祸离开了我们，我与表弟也都离开了故乡。关于白豆花儿的往事就像一部蒙尘多年破损不堪的电影胶片，我无数次努力试图修复出儿时清晰的影像，到头来才发现都是徒然。

人间至味是清欢，那白豆花儿、那能把一碗寡淡的白饭点缀成似锦繁花的红豆腐，真的无以取代啊。

| 又 | 见 | 茶 | 马 | 古 | 道 |

“溯源”与“追远”

◎高富华

茶马古道是一条文化的血脉，也是民族彼此相融的和谐之道。

云南“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”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，景迈山是著名普洱茶产地，也是滇藏茶马古道的起点。

起源于四川盆地边缘雅安，穿越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，延伸至西亚、南亚的川藏茶马古道，无论在历史来源、规模和生产传承上，都要比滇藏茶马古道更加源远流长。

2004年，成都举办“茶马古道”摄影展，展出了清末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方苏雅拍摄的照片。同年，来自中国各地的茶马古道专家相约雅安考察茶马古道。也是在这年，我们踏上了茶马古道的考察之旅。

从三交坪到化林坪，从这“坪”到那“坪”，我们翻越了2800多米的飞越岭，看到了花岗石上星罗棋布的“拐子窝”，找到了当年方苏雅拍摄背夫的地点，也拜读了甘孜作家蒋秀英的《恢宏千年茶马古道》一书。

后来，机缘巧合下，我在茶马古道上路了几个来回，对茶马古道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。

在我看来，川藏茶马古道分为两段，“背夫茶路”和“雪域茶路”。

从雅安到康定是“背夫茶路”，由于山路崎岖，马匹通行困难，只得靠人力背运。从雅安背运到康定，背夫每天跋山涉水，艰难地行走十多天，才能到达康定。

从康定到拉萨是“雪域茶路”，主要靠牦牛运输，边走边放牧，感受着四季的变化，需要一两年才能走个来回。

这段318国道的前身是川藏公路，而川藏公路的前身是康藏公路，而康藏公路的过去，就是

“茶马古道”。

雅安是茶马古道的起点，也是康藏公路的起点。随着康藏公路的建成通车，茶马古道早已湮没在大山深处。而路名的不断更迭，康藏公路这一名称，也渐渐地被世人淡忘。

从遥远的茶马古道到新中国建设的康藏公路，再到今天的G4218雅叶高速公路，都是从内地跃升到青藏高原的“天路”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它们的“跃升”的地方，都在雅安。

从过去到现在，乃至将来，为什么选择的都是雅安？

摊开中国地形图，有一道南北向的横断山脉横亘在中国西部，成为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天然屏障，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都源于青藏高原的“三江源”。大江东去，却被横断山脉“横断”，黄河被硬生生地拦回，重新回到青藏高原，向西向北再向南，经千转百回，这才找到一条出路，向东奔流到了黄海；东流的澜沧江更是“委屈”得要命，最终逼得南流出了国门，流进了印度洋；只有长江，尽管曲曲折折，蜿蜒东流，在横断山脉的万山丛中，杀开了一条血路，浩浩荡荡地流进了东海。

雅安的东面，是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，雅安的西面，是峰峦叠嶂的横断山脉。

G318线从上海到雅安，途经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重庆等省(市)，到了四川省雅安市，尽管“长途奔袭”了2600多公里，只爬了500多米的“坡”，因为雅安市区的海拔高原不到600米。而从雅安继续西进，就一头扎进了横断山脉中，在不到100公里的路程上，海拔高度就抬升了2000多米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雅安甘孜是邻居，四川西藏如一家。

雅安是“康藏门户”，固然不假，但这“门户”有点特别。推开门户，一道“门槛山”挡住了“门户”。这道“门槛山”何其了得，是一道从第二阶梯向第一阶梯过渡的“门槛山”，陡然升高好几千米，从雅安到拉萨相距也是好几千公里。

这“门槛山”，不但“高不可攀”，更是“遥不可及”。让人惊叹的是，“高不可攀”“遥不可及”的“门槛山”，G318线公路经过漫长的助跑，在雅安开始“起跳”，不仅一跃而上，还一越而过了青藏高原。而G4218雅叶高速公路的“零公路”就在雅安，没有助跑，一起步就是起跳，直接从四川盆地的边缘跃上青藏高原。

一条“天路”的前世今生，在人们“溯源”和“追远”中久久回荡，日渐清晰。

身在雅安，我自然对过去的茶马古道、康藏公路心心念念，对未来的雅叶高速更是心驰神往。

东出上海，找到G318线的起点，西进西藏，走到G318线的终点。

于是，我一次又一次地“后退”到成都，或从成都，或从雅安出发，踏上西进青藏高原的旅程，寻找那苍穹之下、雪域之上的茶叶印记，重现“茶叶天路”的神秘过往和沧桑变迁，溯源过去也追寻未来。

到川藏茶马古道上旅游，最好的出行方式，还得从成都或雅安乘车出发，一路感受这条世界上最美丽、最险峻、最跌宕起伏的古道。川藏茶马古道既是一条文化风景线，也是一条自然风光线，既可“溯源”，更能“追远”。

是的，我们除了要“溯源”，还要“追远”，那就沏一壶藏茶，打开这本书，走进茶马古道的历史与传奇。

何曾逢冬悲寂寥

◎包旭杰

坐闻流水声。”这便是近照了。不知道屋外会不会下雪，我的日常依旧忙于在家带孩子，在考量需不需去楼下散步。偶尔隔着窗口呆呆的看着远方，随着稚子的悲喜时欢时愁，虽然知道那远方依旧是高不可攀的山。

朋友们看见我，甚至是微信聊天，都在唠叨康定的冬天不近人情，都在怀念自己县城的温暖，“还是九龙安逸”“还是丹巴泸定暖和”，大家走在大街上，尽可能的将身体缩进衣帽中，匆匆的走过，丝毫不去注意周围的环境：折多河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喧嚣，静悄悄的，清澈了很多；游客也少了，路上没有了往日的拥挤，车辆来来往往，但已经都是本地的牌照，外地游客来甘孜旅游的已经变少了。

康定的冬天又是暖和的。

冬季大部分时间都是晴天，属于康定的“防火季”“枯水期”。穿好衣服整饬行头，在路上散步，天上没有什么云，偶有几条飘带也是围绕在郭达山，感觉不冷不热，也不觉得清冷，看着东边逐渐泛起鱼肚白，再然后太阳探出半个脑袋，整个康定亮起来了。情歌广场早上已

经很热闹了，很多人在打羽毛球。到了中午晒太阳的人很多，也有露天坐在台阶上，三三两两。有在廊檐下打牌的，有下棋的，看着东一簇西一堆的人，时间一下就慢了下来，就连急匆匆经过广场的人也忍不住去看几眼大爷大妈们的牌局、棋局。

家家户户开启了烤火模式，随便走进那家，都是热烘烘的热浪迎面而来，让你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脱去外衣。以前家里用钢炉烧柴的时候，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点火，火苗窜起来，被烟囱抽的哄哄直响，不一会，家里就热烘烘的。钢炉上放几壶水、蒸锅，洗漱煮饭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每隔一段时间，还要花时间去砍柴劈柴，然后搬送到屋子。灶是柴火灶，锅是大铁锅，一家人煮饭围着火炉一起，热热闹闹。打开炉门添柴，火光照的脸上红彤彤的，感受着热闹的氛围，一点也不觉得冬天冷。

现在大家都使用电暖，烧柴火已经不多。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烤电炉子，炉边放几根牛肉干，慢慢的撕咬，淡淡的聊天，时间一晃而过。有时候真的很享受冬天温暖的下午。

